



老庄故里走出的

白衣战士

史文晋 自传

作家出版社



老庄故里走出的

白衣战士

史文晋 自传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庄故里走出的白衣战士/史文晋 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3 (中国作家文库)

ISBN 978-7-5063-3913-3

I.老… II.史… III.长篇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IV.I589.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6095 号

书 名:老庄故里走出的白衣战士

作 者:史文晋

校 订:史挥戈

出 版:作家出版社

发 行:作家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邮编:10002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丛书策划:李 冰

出版监审:何建明

版式设计:张亚丽

责任编辑:钱 英

图文策划:候秀芬

印 刷:滁州市彩色印刷包装厂

开 本:850×1168 1/16

印 张:20 印张 250 千字

印 数:0001-1000 册

版 次:2010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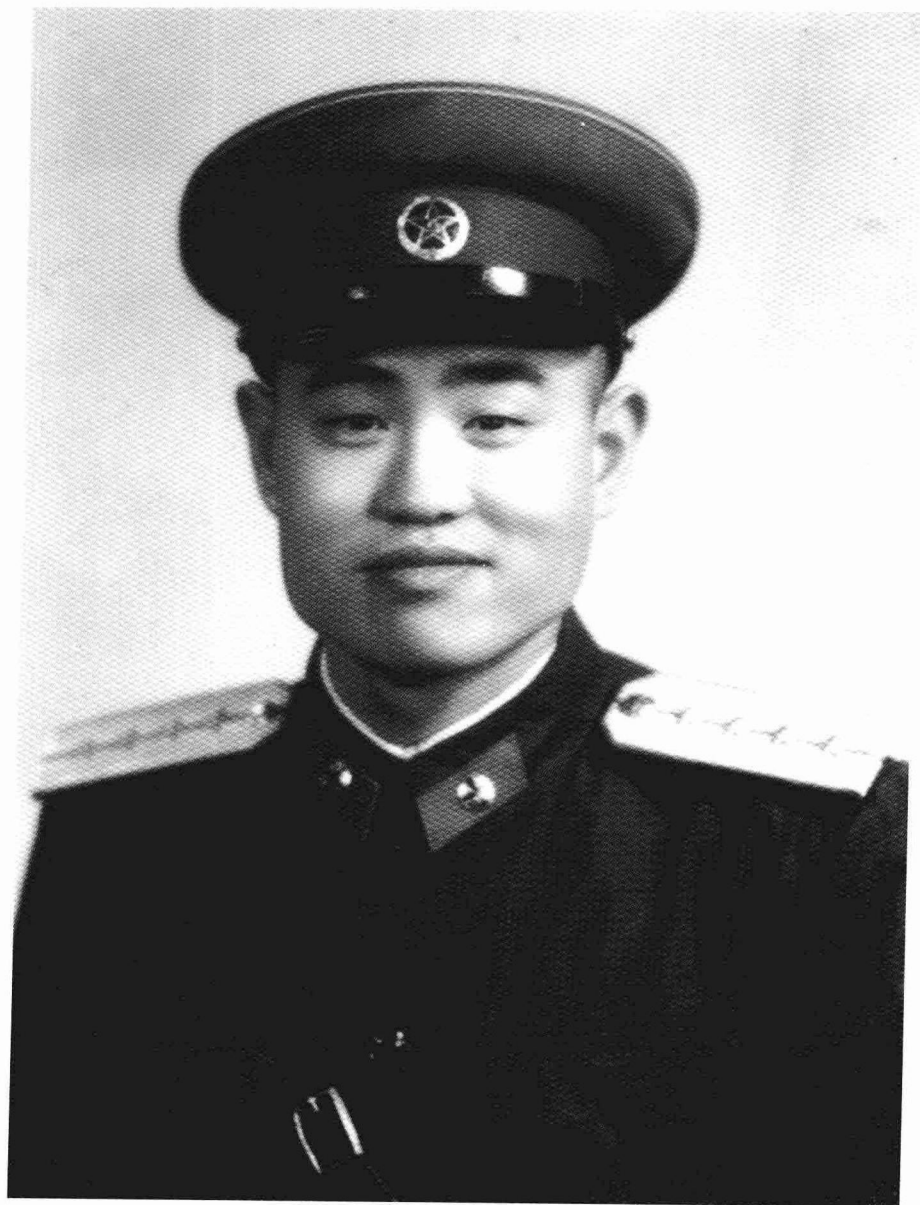
书 号:ISBN 978-7-5063-3913-3/I.958

定 价:49.5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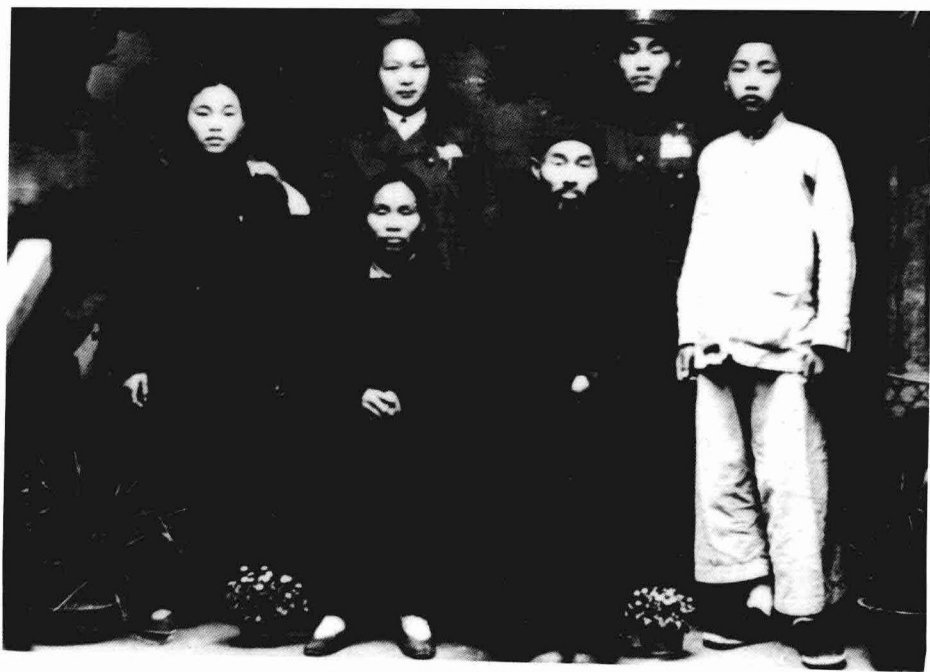




我与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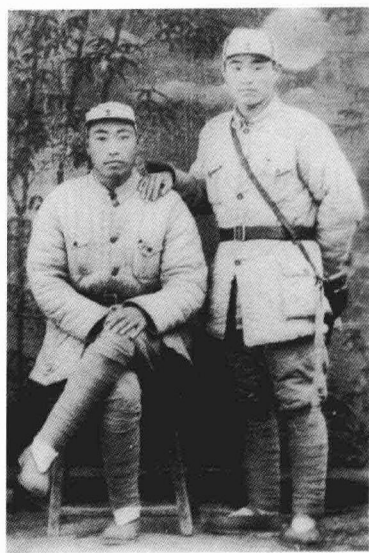
我的母亲



我和兴娴与父母、弟妹合影



1945 年 8 月于山东博山



1949 年 4 月与薛祥禧摄于郯城



淮海战役胜利后与庞德胜合影



在工作中



丰收的喜悦



新婚后合影



夫人兴娴(左一)与战友合影



1956 年于济南



1964 年子女合影于潍坊



与战友史佐红合影于南京



小女与金学礼后人合影



与兄弟把酒话桑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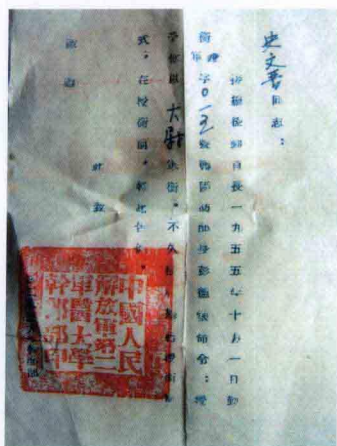
与贺寿的亲友合影



林大娘为我缝的荷包



获得的勋章



第一次授銜证书



二军大毕业证
及立功证书



包饺子招待腾鳳侄儿

①
一、逃荒途中诞生的

我家祖籍河南省鹿邑县城西北约~~十~~^五华里的~~新~~^柳庄。在鹿邑、柘城、太康三县边沿交界处，比较荒凉贫穷的地区。一九二二年该地区遭受连年水涝灾害后又遭蝗(虫)灾。可苦坏了广大劳苦农民，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吃糠咽菜，难以维生。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官家逼租，地主逼租逼债。群众无法生活下去，有的被饿死冻死，有的卖儿鬻女。大批灾民纷纷逃往他乡。当时年轻的父母，上无二老，下无兄弟，而姐妹皆比父亲年台大，均已出嫁为儿家女了。我已有三个姐姐，都很幼小，全家常以野菜树皮、树叶充饥。不得已，将祖传的三亩薄地卖给地主，^换得几斗高粱，暂时应付几天时光。原以马耕耕种，竟宽绰了再托

序 一

这是一位让我感动的老人

马 杰

熟悉史老的人,都称赞说他像老子、庄子故里的乡亲一样,遵信“无为而治”的古训。“无为”就是不妄为,不强为,不强行。他深信庄子的“外化而内不化”的哲理,始终坚持自己的秉性而不随声附和,面对外在的变化,却能坚持通达顺应,随遇而安。所以他一生按照国家民族的意愿,不谋私利,不逐官禄,顺其自然,“循道而趋”,做了一位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军队,忠于事业,忠于亲友的白衣战士。我为我们老庄故里走出这样一位贤达之士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我深信“相识就是缘”这句话。我翻检过自己的记忆,我和史老的小女儿史挥戈在本世纪初她与乡贤吴腾凰回蒙城省亲时我们见过面,有过一次接待。这次能先读史老的自传多得益于吴腾凰乡贤,我想肯定是他的推荐,才让我有机会以一个后生、一个学生、一个新兵的名义,认真地敬仰地去拜读这部作品。史老出身贫寒,祖籍河南鹿邑乡间,是父母逃荒要饭途中将他降生在涡阳县西阳集一个善良人家的车屋里。他幼时随父母来到庄子故里——蒙城城关,入平民学校上学、当学徒。抗战爆发后他先参加县抗日警备队,后投奔八路军。他凭着热情、刻苦、执着,坚定地走好每一步,从一位白衣战士逐步成长为军医大学的优秀学员,军队的高级医务工作者和管理者,医院的领导干部。他的成长史可以说是一部奋斗史,每一步都体现着他忘我的拼搏、积极的进取与坦诚

的奉献。他服从组织,服务军民,时时刻刻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恩社会,感恩人民。不该自己得的,坚决不得;就是该自己得的,他也一次又一次地不去得。对待亲友的困难,对待弱者的困难,他总视作自己的困难,竭尽所能予以帮助。不但这样,他还时时心存愧疚,以为自己的帮助不够,总像欠了债似的。

我十分钦佩史老的记忆力,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在生与死的考验关头,在血与火的斗争面前,部队战斗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生命都难保得住,随时随地都有牺牲的可能,而他却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对革命抱着必胜的信念。所以在他 80 多岁时写下的这本厚重的回忆录里,对战友、对领导、对所接触的人记忆得那么清楚,对所经历的地方、场景记得那么清晰、具体,真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作为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员的我,对这一点体会得更为深刻。

读史老的自传,让我的心灵在受到一次次震撼的同时,也得到一次次洗礼和升华。这分明是他个人的成长史、进步史和发展史,从中同样能读到人民军队特别是军队医疗事业的发展史、壮大史,领略到中国现代、当代纷繁复杂的历史场面,饱览鲁豫皖广大地区各具特色的民风民俗民情,山川风物,名胜古迹,尤其是对涡河流域和沂蒙山区的描述更为生动。应当说这本书还是对当代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不可多得的好教材,更是老庄故里的一份宝贵的乡土教材。

我是怀着一颗敬畏之心,一颗被打动的心读完作品,并写下这些文字的,根本不能作为序,只能算作我的读后感。愿更多的朋友认真读一读史老的回忆录,同样会写出比我优美得多的文字。

2009 年 10 月于蒙城

马杰

1955 年生于庄子故里蒙城,作家。现任蒙城县文联主席、党组书记、《中国楹联报》副社长。

序 二

感 恩

吴腾凰

呜呼！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人生几何！不知不觉自己竟然已经跨越古稀的界河，成了一个真正的老叟了。人老念旧，回首七十年的岁月征程，值得回忆的往事多多，令我感谢的人亦多多。让我终生难以忘却的人除了生我养我的父母和为全家劳碌一生的祖母以及情同手足的兄弟、胞妹之外，还有不少亲友。他们有的给我温暖，有的给我力量，有的给我指明新路，但在这许多人当中最最使我难忘的一位就是父亲青年时代的战友被我尊称为叔父的史文晋老人。他不但帮助我成就了我的学业，还曾几度解救我家庭的危难，我们全家老老少少无不把他称为恩人。

我出生在安徽蒙城西乡一个地瘠民贫的村落——吴小寨。父亲从抗日战场上返乡务农以后，一再发狠心要让我这个长子读书，说什么睁眼瞎到处受人家的欺压，识几个字进城找厕所都好找些；就是沦为乞丐，能唱点唱本，到人家门口也能多要几口饭呀！我七岁发蒙，在家跟着父亲读《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那时祖母、母亲有时外出讨饭，我们在家的几个人还能勉强一天喝上两顿稀饭，可后来要进正式学校那就不行了。学校离家十来里路，还要早读和晚自习，必须住校。而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哪有什么余粮余柴给我带呢！由于父亲的坚持，我还是上了学校。每星期天上午回家，下午挑着柴草和干粮去学校，在那儿起小伙，自烧自做。记得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用一根木棍当扁担，一

头挑着父亲刚刚从小树上砍下的鲜木枝，一头挑着盛着几个山芋和几个窝窝头的篮子，刚走到村口，顶头碰上本村同族的一位爷爷。这位长者对着我和跟在后面的父亲大声讥讽道：“哈哈，家里穷得抱瓢，还上什么×学，逞什么×能！他要能念成功，我就绕着村庄倒爬三圈！”说着扭头扬长而去。我一边听着他阴阳怪气地狂喊，一边挑着粮柴走出村口。当我走到岔路口的时候，回头一看，父亲仍站在村口，两眼还在望着我。在父亲严格的要求下，我默默地忍受着饥寒的煎熬和冷眼的痛苦，硬着头皮读完了高小。真是苍天有眼，在蒋町小学六分之一的升学率中，那一年我出人意料的榜上有名，考取了蒙城中学。

入学时连一床被子都拿不成，幸亏学校有助学金，可以帮助解决部分伙食费，不然，那就只好望学兴叹了！吃饭问题勉强可以维持，可学杂费和穿衣、买文具还要从家里拿钱呀！记得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五月的一天上午，阳光灿烂，班级上体育课，体育老师让大家先在操场上跑几圈，然后再教授技术动作。我在队伍里正卖力地跑着，突然老师喊我的名字，让我停下来。我慌慌张张跑到老师跟前，他对我说：“你生病了，就要请假！这是什么天气了，你还穿着棉袄、夹裤！不要再跑了！”我羞愧地低着头说：“老师，我没有生病。我若是脱掉棉袄，里面没有单褂子，与女同学在一起又不能光膀子。棉裤里的棉絮早被我掏去了，现在穿的是双层夹裤，我没有单衣……”老师这时走到我跟前，摸摸我满头的汗水，说：“你到旁边树荫底下坐着休息，不要再跑步了！”

下了体育课，我就冒昧地给史叔写了一封信，说夏天到了，我没有单衣服穿，家里没有钱买布。最多不过一个星期，我就收到叔父从上海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里面是叠得方方平平的一套深蓝色的军衣，可惜，还没有干透呢！后来才知道，那时部队管理很严，不准将黄军衣向外寄送。叔父知道我急等着穿，就把黄军衣送到洗染店里染成蓝色，没等全部晾透就急忙寄出了。

我穿上那套不合体的军衣，显得特别空旷宽阔，觉得又舒服又凉爽，还平添了几分自豪和喜悦。

接着叔父又陆续给我写来几封信,内容都是鼓励我在自己家境困难的条件下,更要好好读书,掌握真正的本领,将来才能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理想。还教导我说,一个人不经苦中苦,难得甜上甜,松、竹、梅沐霜浴雪,才能展现它们特殊的品格。后来又给我寄来一些文具和书籍,三角板、圆规、笔记本和《四角号码词典》、《语法修辞讲话》、《中国地图》、《世界地图》等。1957年秋他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后,转程路过蒙城来看望亲友时,还特为我从上海带来一双崭新的球鞋和一支高级的铍金笔。那支金笔我一直用到高中毕业,还仍然不舍得换呢!

高中阶段那就更加艰难了。当时国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特别到了1959年冬天和1960年春天,整个黄淮平原的乡村,可以说尽是“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村村都有饿死人的惨剧发生,可谁都不敢乱说乱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若有谁胆敢偷偷写信向上面反映,结果一定是落得“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悲惨下场,不是罢官坐牢,就是活埋、枪毙。我们学生每月还有一定定量的粮食,但也有不少浮肿病发生。我因为眼镜戴不上,才发现自己面部已经浮肿了。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再回家讨要伙食费已经完全不能了,叔父也因河南、山东和安徽的多家亲友需要他救济,杯水车薪,他已无可奈何了!就这样他还坚持每月接济我三块钱,解决我的一点伙食费。有时还在信封中“违规”装一、两斤全国流通粮票,让我饿急了上街买点东西充饥。这时,有的同学家中出现“非正常死亡”,就不声不响地弃学了。

特别使我永远铭刻于心的是高考前夕的一件事。1960年夏的一个下午,班主任毛锁庭老师让我们全班同学在教室门口站队集合。他说:“同学们,再过一阶段你们就要参加高考了。按上级规定,凡参加高考的学生,都必须对肺部、心脏进行透视检查,可蒙城县医院没有X光设备,只有到蚌埠才行。去蚌埠检查,来回需要两天时间。这两天需要四顿伙食,而学校实在拿不出,怎么办?只有你们同学各自解决。现在你们听着,凡是能带四顿伙食的就往前一步,凡是带不了四顿伙食的就后退一步,后退的同学就不再

参加高考了！”毛老师讲完这段话时，脸色十分难看，显得心情异常痛苦。他怎么忍心让自己的学生因为四顿伙食就放弃高考的机会回家了呢？！大约停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大部分县城的学生和一些干部的子弟，向前迈了一步，也有不少同学向后退了一步。我左右看了一看，就剩我一个人站在原地了。这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似乎什么都不知道。突然耳边响起了毛老师的声音：“吴腾凰，你是前进还是后退？”我脑子猛然一轰，当即立正答道：“毛老师，我前进一步！”话可能没落音，我就狠劲地朝前跨了一大步。若要追根求源，我这一步，就是因为我有史叔这个坚强厚重的靠山！

队伍解散后，我当即奔向作家李东山的茅屋，向他说明要去蚌埠检查身体的情况，他二话没说，慷慨解囊，交给我十斤省流通粮票和十块钱。回到宿舍以后，发现张学干同学坐在我的铺边等我。这时学校的晚饭已经开过，他不但要与我一道去他家吃晚饭，还说已经让他母亲也为我准备了去蚌埠的烙饼，他明天早上一起带上。后来，我随他去了他位于三报司的家中，见到了他的爸爸和妈妈，并吃了饱饱的一顿晚餐。从张学干家回到宿舍，可能已经八点来钟了。刚坐在铺上，同学们告诉我，门口有人找我。我到门口一看，对面教室墙角下站着两个小孩，走近一看，原来是我的亲密同学李亚敏知道我明天去蚌埠的事，用家中仅有的一点白面粉为我烙的几张饼，让两个弟弟摸黑为我送来，外面还用洁白的毛巾裹得严严的拿在手里还温热呢！

这一下好了，立时河东转河西。下午站队时还一筹莫展，一贫如洗，而这时竟变成了富翁、大财主，身上真正轻松不少。我走到宿舍的尽头，对坐在那里愁苦不安准备明天弃考回家的两个同学说：“你们要钱我给钱，要粮票我给粮票，要烙饼我给烙饼，咱们学习太平天国，有福同享，有罪同受，有难同当！”第二天他们俩与我们一道坐上汽车去蚌埠参加体检了。后来这两位同学也都顺利地考取了大学。

叔父知道我为体检借了李东山的钱和粮票后，没几天就从山东潍坊解放军第89医院寄来了十五元钱和十斤全国流通粮票。

我从邮政局取出后,就顺道去了李东山家。在茅屋的会客间,我刚把信封掏出,话还没讲完,李东山就悄悄地低声对我说:“钱和粮票我绝对不要了!你赶快请假回家,把这些送回去,你们那里农村肯定饿死不少人……”我紧接着下午就赶回了家。到家一看,全家人饿得东倒西歪,撑不起架。我把钱和粮票交给了父亲。他躺在床上,把钱和粮票一张张摆在枕头旁,看着看着,两个眼角流出两行热泪,说:“今后咱们家无论谁有了出息,都要报史家的恩啊!”第二天一大早,我到蒋町集粮站买了十斤玉米,又买了一条羊腿。进家刚解开口袋,几个弟弟妹妹就围上来,每人伸手抓一把玉米就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填。人啊人,饿到这种地步,还讲什么生什么熟,还讲什么卫生不卫生!就这十五元钱,十斤粮票,让我的父母,让我的弟弟妹妹牢牢记了一辈子,永远不忘史叔父的救命之恩!

我曾经暗暗地写下了这么一首诗,记录自己每每仰望学校东边高耸的万佛塔,一片怅然的心境:

百尺宝塔佛为主,
空囊空腹对塔诉;
潍坊鸿雁衔泉票。
史叔是我心中佛。

多少年之后我才了解到,史叔当时为了给我寄全国流通粮票,只好把自己在食堂的饭票到会计室换成粮票,而他自己由于主食减少,竟饿成浮肿病,两条腿肿得透亮。当我听到这些时,除了低头无语,深深内疚,还能有什么呢!

写到这里,话还得从头叙起。我第一次真正知道我史叔父的名字,那是在蒙城中学读初一的时候。那一年的三、四月间,小麦正要扬头打苞,突然夜间寒流袭来,把青青的小麦全都冻坏了,整个淮北原野麦田变成暗绿色,麦棵低头垂脑,死气沉沉。此时,农村正处在青黄不接的困难时期,农民就要到嘴的口粮,顿时化为乌有,家家心头滴血啊!别人家可能还有度荒的粮食,而我家老少八口,就等着小麦过活,这下真正砸了锅!正在父亲愁苦的当儿,父亲的拜把兄长韩佩胜伯伯来到我家,称他们当年的战友史